

经科人文译丛

# 猎杀女巫

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

Witch Craze

林德尔·罗珀 著

杨澜洁 译

14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了“猎杀女巫”的风暴……

这，不是小说，不是神话

虽然充满离奇和幻想，恐怖和诡异，

但这是事实……

“魔鬼”曾经就是如此“光明磊落”地存在着……

**女巫的悲剧**

**是政治迫害？**

**是宗教斗争？**

**还是人性丑恶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猎巫者的残暴**

**源自丑恶的灵魂？**

**还是孩童时期对魔鬼的惊惧？**

“这是一本趣味横生的历史研究著作。”——英国卫报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经科人文译丛

# 猎杀女巫

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

Witch Craze

林德尔·罗珀 著

杨澜洁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杀女巫/ (澳) 罗珀 (Roper, L.) 著; 杨澜洁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41-2635-8

I. ①猎… II. ①罗…②杨… III. ①文化史-研究-欧洲-16~17 世纪  
IV. 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108 号

策划编辑: 马晓娜

责任编辑: 张 力 马晓娜

责任印制: 王世伟

### 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

[澳] 林德尔·罗珀 著

杨澜洁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ps@esp. com. cn](mailto:eps@esp.com.cn)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7 印张 229000 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2635-8 定价: 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猎杀女巫：历史远没有画上句号

2012年8月7日傍晚，在北京南三环路旁的一家西式快餐厅里，我和一位交往多年的女性朋友聊天，在谈到“女权”问题时，她叹息：“我很绝望。”我问：“为什么呢？”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女性的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倒退了。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讲女权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中国国内的大学却鲜见有人讲，更不用说设立相应的研究生学位。对女权的观点，公众也鲜有人认同，而中国国内研究女权的学者越来越少，仅有的几位也特别孤独。”

事实上，她所说的“仅有的几位”女权问题研究学者，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很好的朋友。对她的苦闷，我更能理解，毕竟，她是中国极少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获取美国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生证书学位（相当于准硕士）的学者，而且特别渴望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的公众分享，却又缺少有效的平台与路径。然而，我还是鼓励她说：“要改变一个社会，需要的就是水滴石穿的长期努力。只要自己的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能影响、刺激或者启发一个阅读它的人，自己的辛苦付出就值得。对中国社会来说，女权毕竟是新生事物，公众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学者对女权知识与观念的普及，也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也坦承，作为男性，我对女权问题的关注，是从自己有了女儿之后开始的，一本名叫《女孩的历史》的书深刻影响了我。

现在，“只要自己的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能影响、刺激或者启发一个阅读它的人，自己的辛苦付出就值得”这句话，我也拿来送给本书的译者

杨澜洁女士，尽管截至写作这篇序文的今天，我并没有见过她。同时，还要向她送去我的尊重与祝福：在今天这样一个极度追求物欲与所谓“原创”的时代，每一位将他国的精神财富引介到中国的译者，都值得也需要我们的高度尊重与真诚祝福。正是有了这些不计名利的译者，中国才能打开越来越多扇“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窗，让更加明媚的阳光照进来，让更加清新的风儿吹进来。历史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将会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读完《猎杀女巫》这本书，我坚信，这本书所讲述的关于女巫的特定历史，以及这个特定历史背后的种种政治阴暗面、宗教阴暗面、人性阴暗面、利益阴暗面、文明阴暗面等，应当会深深地影响、刺激或者启发不止一个阅读它的人。至少，我自己从书中以及从过往的知识积累中真切感受到，所谓“猎杀女巫”，其实不过是“猎杀女性”的阴暗托词；而且，这种“猎杀女性”的阴暗与罪恶同体的历史，远没有画上句号，而是继续以各种各样公开的或潜伏的名义与借口“猎杀”着我们身边的女性——她们可能是我们的母亲，可能是我们的妻子，可能是我们的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比如，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的女性性别歧视。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与恶性发酵，这种阴暗与罪恶的“猎杀”早已经扩大化和现实化，波及被“巫（诬）名化”的特定种族、特定阶层、特定人群，只要利益需要，随时可以给受害者贴上各种各样“巫（诬）化”的身份标签，使残忍的迫害“合法”化。

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反省：我是不是有意无意扮演了“猎杀”的恶犬，并且将这种歧视性的“猎杀”，从女性扩大到了更多的人；而由于自己的“猎杀”，我是不是也在同时为自己挖着“被猎杀”的陷阱甚至坟墓，一边挖，一边笑。

作为职业新闻人，在新闻于弹指间就可以灰飞烟灭的时代，我深知，人不能活在新闻里。否则，新闻中潜伏着的各种利益交割、各色人性弱点，将会像一个个沉默着的幽暗陷阱，使人深陷其中。因为，新闻并不是全部真实的生活，它只是一面面虚幻的利益魔镜，诱惑着人们站在它的前面，试图从中看到自己和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子。但，影子永远只是影子，它是没有呼吸的、没有血肉的、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没有思想的、



没有自主性的“怪象”。所以，透过影子，我们往往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摸不到，什么也感知不到，进而什么也收获不到，反而往往深受其惑，甚至常常深受其害。即便是在温暖的、明亮的光线之下，影子也是黑色的，变幻莫测的，不可捉摸的，转瞬即逝的，梦一般令人备感失落、空虚、恐慌的乌有。更何况，各种利益交割的“魔镜”里的影子，又并不是我们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真实影像，而常常只是被一双双无形的黑手操纵的“利益皮影”。所以，将希望与期待寄托给这样的影子，显然是愚不可及的痴人说梦。也因此，那些只知道活在新闻里的人，是悲哀的，是耳聋目盲的。

然而，人不能活在新闻里，却一定会活在历史里，而且必须要活在历史里，无可选择，也不能选择。谁可以抓住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显然没有人，也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活在历史里的人，只能被动地任人摆布，而不能主动出击，有所作为。

事实上，和活在新闻里的人不同，活在历史里的人，可以也能够有所作为。因为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很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明白，想得更明白，进而，便能以史为鉴，在未来的生命岁月中，做得更明白。历史，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的确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毕竟还是小姑娘。无论怎么打扮，涂多厚的粉，抹多艳的妆，穿晚礼服还是穿三点式甚至丁字裤，小姑娘还是小姑娘，并且随着她的慢慢长大，终究会成为母亲，用子宫繁衍后代，用乳汁哺育儿女。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发酵，很多新闻会变成历史，而很多历史也会重新变成新闻，这样一来，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新闻的虚幻影子，也同时看清历史的往往远没有那么复杂与神秘的真相。

下面的这则新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在信息转瞬即逝的今天，它早已经成了被很多人遗忘的旧闻，但当我从落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看到它时，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这种震撼，不是因为它是两个多月前的报纸旧闻，也不是因为这则旧闻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385年前的历史故事，而是因为，在385年之后，一个国家要以公正的名义，郑重重审历史故事中的案件，为一个被处死的“女巫”恢复清白名誉；并且，以此为起点，重审所有“女巫”案件，为冤魂们一一洗冤。

这则题为《德国重审 385 年前“女巫”案》的新闻，刊载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新京报》，全文如下：

2 月 13 日，德国开始重新审理 385 年前一起火刑处死“女巫”的案件，意在为这名“女巫”恢复清白名誉。

1627 年，德国科隆市女子卡塔琳娜·赫纳特因“施黑魔法”的罪名被判火刑。在遭到残酷折磨后，赫纳特最终被游街示众并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近日，科隆市市议会决定重新审查 385 年前将赫纳特送上火刑柱的证据。据悉，赫纳特曾是科隆市的邮政局局长，这起“女巫”案可能是她政敌的阴谋陷害。

1500 年至 1782 年，至少 25 000 名德国人被以“施行巫术”的罪名处死，其中大部分是妇女，也有一些男性和儿童。这些人中有些是遭到仇人陷害，有些是自然灾害的替罪羊，还有一些甚至仅仅因为不合群就被当作“巫师”杀死，现在德国许多城镇和村庄都已经着手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则新闻仅仅报道了 300 多年前德国死于“施行巫术”罪名者的数据，事实上，14 世纪到 17 世纪，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审判“女巫”的风暴中。大量被指称“女巫”者相继被捕，经过残酷的拷问逼供后，再以火刑处死。据林岚发表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法治周末》上的文章《“女巫”大审判》统计，在法国洛林，单是 1576 年至 1606 年，就处死了 3 000 人；在波尔多，单是 1577 年就处死了 400 人；在德国特里尔，1587 年至 1593 年，就处死了 368 人；在维尔茨堡，1623 年至 1631 年就处死了 900 人；在汉堡，1623 年至 1633 年就处死了 600 人。窥一斑而见豹，可知当年欧洲的天空中，在火刑燃起的浓浓烟雾里，飘浮着多少被冤死的“女巫”痛苦而又无助的灵魂；可知在当年欧洲的河流里，在层层泥沙堆积下的深深河底，埋葬着多少被屈死的“女巫”愤怒而又无言的冰冷尸骨。而《猎杀女巫》这本书，则用更加翔实的历史，为这些含冤至死的“女巫”，向今天的所谓文明法庭，呈递了一份穿越历史的血泪斑斑的申诉状。

据史料记载，在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处决“女巫”就如同马戏团的色情演出，常常是万人空巷地前来观看。一些男人更为起劲，因为这些“女巫”赤裸的身体、痛苦的扭曲，能给他们变态的感官刺

激。在施以焚刑或煮刑的广场上，或是投河的桥边，排列着许多小摊，聚集着许多小贩，简直像在赶庙会。1681年，吕贝克地区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样的新闻：“在距当地大约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抓到了五个女巫，其中两个已被投入水中，其他三个也会尽快受到同样处置。当地有大批的人前往观看实况，其中有个酿酒商的儿子，骑着马匆匆地赶路前往观看，但失身落马，摔断了颈骨。”现在，当我们再次阅读这条“新闻”，是不是会不寒而栗？而当年吕贝克的报纸读者，却很可能是在早餐桌或晚餐桌边读得津津有味。

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歧视之恶在“女巫”们被肆意折磨、蹂躏、摧残、虐杀的肉体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作恶的程度，超过了所有传说中最可怕的恶魔。这种登峰造极的作恶，由于缺少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因此没有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永远画上句号。令人悲叹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欧洲，这种“猎杀女巫”的人性之恶，又一次大规模暴发。只不过，这一次被肆意蹂躏、摧残，并最终被虐杀的肉体不再属于“女巫”，而是属于600万犹太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远不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二战”时期的欧洲，笼罩在犹太人头顶的死亡阴云，才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非人性、最反文明、最反人类的夺命鬼魂。但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二战”时期的欧洲，这种黑暗时刻的生成，都和人性与社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歧视之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我才会对重审385年前的“女巫”案的新闻，如此震撼。为什么要重审这个古老的案件？显然，这不仅是德国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更是对自身历史的负责，对自身现实和未来的警示与告诫。重审“女巫”案告诉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不要以为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事实上，历史永远没有句号，也不可能被谁画上句号。无论强权有多强，无论淫威有多淫，无论专制有多专，历史永远是历史，真相永远是真相，没有人能彻底打扮历史，也没有人能永远掩盖真相。历史就站在那里，真相就站在那里，终有一天，它们会牵起手。当这一天到来时，所有的强权、淫威、专制，都会成为跳梁的小丑，而将这样的小丑绑在火刑柱上燃烧，人类将会迎来光明。



当然，我之所以会对德国重审“女巫”案深感震撼，更缘于对当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忧虑。我深知，对中国与中国人来说，仅仅过去30多年的“文革”，同样是中国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但是，对“文革”的重审与反思，却始终没有真正开始。而在“文革”中，又有多少人因被“巫”名化死去呢？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而 R. J. Rummel 教授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也有国内学者如丁抒说，773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他相信应在200万人以上。虽然后两组数字都有待进一步实证，但是，由“文革”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肯定会超过中世纪欧洲被处死的“女巫”总数。

现在，德国开始着手重审“女巫”案，而我们对“文革”的重审，又将从何时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正视历史的错误，没有信心还原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人敢保证，类似的悲剧不会重演。毕竟，我们不但今天活在历史中，明天也还将活在历史中；我们的儿女也和我们一样活在历史中，并将被历史的子宫繁衍，被历史的乳汁哺育。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允许历史的子宫被伪造，历史的乳汁被毒化。

也正因如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春天的警告才弥足珍贵——

“‘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深信，没有人愿意看到历史悲剧的重演，没有人愿意活在随时可能被“巫”名化的社会，没有人愿意成为人类文明黑暗时代的牺牲品，没有人愿意出现在385年后的案件重审名单中……既然如此，每个人都应该也必须要有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尽一切努力主动出击，对历史有所作为，对真相有所作为，对消除人世间所有的歧视有所作为，对遏制人性中所有的恶有所作为。而所有的这些作为，其实并不需要做出什么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只需要从自己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

做起，比如无论一个人是什么肤色，有何种信仰，患哪样疾病，高富帅、白富美或者矮穷丑，都尊重之，至少不歧视之。这是文明的常识，也是历史的教训：只有不歧视他人，才能不被他人歧视。换言之：只有不猎杀他人，才能不被他人猎杀。

曹保印

2012年8月20日

曹保印，知名作家，《新京报》首席编辑、评论员，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副秘书长，兼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电视台特约观察员，特约评论员，2010年度中国十大最有影响力新闻评论员。



## 全书序

在拥有近乎完美圆形城墙的里斯盆地中部，坐落着一座典型德国风格的南方小镇，这就是诺德林根。在这里，如果你在闻名遐迩的“浪漫之路”搭乘观光巴士，在一刻钟内的观光线路中，你将穿越德国南部具有巴洛克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景观：庄严的市政大厅、精心修复的半木革制的房子等，并将观赏到诺德林根教区以圣乔治教堂为代表、以单塔建筑为主的具有中世纪标志的天际风光。

诺德林根小镇有一个安静的葡萄酒交易广场，四周环绕着中世纪风格的小酒馆。与本书有关的那些古老的档案就存放在其中一座16世纪的古老建筑中。与如今古老的景象不同，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丽的诺德林根却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政治迫害：35名居民被投入火中，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时至今日，在安宁祥和的诺德林根，谁也看不出当年惨剧的任何遗迹。可是就在这座16世纪的古老建筑中，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曾经有一位名为瑞贝卡·兰普（Rebekka Lamp）的女子在此居住过，她被控以女巫罪名并被处决，她给丈夫留下的一封承载着无限痛苦与哀怨的遗书保留至今。11名女子和1名男子在这香醇的葡萄美酒广场亲眼见证了瑞贝卡·兰普的死亡。不仅如此，当时几乎在广场的每一间小酒馆，都有一名女人被控以女巫罪名。如今的诺德林根，已经能够正视这段历史，并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每当夏季来临，古老城墙上的户外剧场总会出演一幕与玛利亚·荷（Maria Holl）有关的戏剧：这名坚强的女人直视酷刑的折磨，她尝遍了62种恐怖酷虐的刑具却毅然不肯认罪。当年的女囚现在成了全城英雄，在战后德国，玛利亚·荷和她坚韧不屈的故事不断鼓舞着人们反抗权威、不屈斗争。有趣的是，这一幕戏是根据一部在第三帝国时期

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在原创小说中，玛利亚遭到一名有着棕色眼睛、黑黝皮肤和深色卷发的犹太女人的指责，对方与她大打出手，当众争论了许久。在公演的戏剧中，这一幕不和谐的部分已被彻底剪辑，甚至在将女巫作为反抗权威的象征的其他各类小说中，作者再没泄露出那个被视为魔鬼的犹太女人。言归正传，尽管这一幕戏极大地彰显了玛利亚的公民勇气，却依然无法掩盖诺德林根当年猎巫的纳粹往事。

在我从事巫术研究后，我反倒不太会被以玛利亚或瑞贝卡为代表的女性反抗故事所吸引，反而对发生在她们周围的故事更感兴趣，而且对她们周遭故事感兴趣的程度胜过她们自身为了辩称并非女巫的反抗故事。我想了解与这些女人熟识几十年并朝夕相处的众多邻居，他们是如何确信身边同吃同住形影相随的这些女人是女巫并揭发她们的？另外，我想探寻那些自认女巫罪名的女子，她们是如何解释与魔鬼交媾、飞往安息日或参加撒旦仪式这些事的？

当我仔细阅读当年的审判记录时，最令我惊讶的是，致使这些女人被控巫术罪名的原因并非荒淫或禁忌的欲望，而是与女人们分娩半年后就干涸的母乳、病童和死婴、分娩的房间这些因素相关。这类人类经验是我在历史资料中从未见过的，而我历史学的训练也并不能助我理解。它们推翻了我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成见，迫使我思考将无意识的动机作为历史和生活的根本原因。因此，当我初次接触这些跨越10年的供词卷宗时，使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这些心惊肉跳的供词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最佳方案。年轻母亲通常会指证那些密切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年长女佣为女巫，道理很简单：如果产妇和婴儿发生意外，这些女佣最易受到指责。此类极端的案件与母子情感关系紧密相连，急需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研究。相关内容可参考我此前出版的《俄狄浦斯与恶魔》（1994）一书。

这些年，我对女巫问题的关注角度也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下的著作深受精神分析思路影响，但它们本质上却仍然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而非真正精神分析式的研究。我原来的兴趣一直在受害者个体的主观研究上，关于这部分研究，弗洛伊德在1923年所著的《附魔的画家克里斯托曼》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不少原创性理论。我试图研究审讯者和被控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理清弗洛伊德在论述中较少提及的那部分，即为何在女巫

们的供词中一种母性的主题倾向如此明显呢？但是，精神分析学也并无助于我们研究在16~17世纪德国的这些村镇中，个体如何应对并接纳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女巫恐惧，也无法解释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的欧洲发生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猎巫事件。

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还原这种无意识的专断带来的各种主观细节：当她们认罪时，这种针对整个社会而非个人的认罪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历史的改变。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已经普遍使用人类学中的仪式理论、污染概念、空间理论来进行解释。但这样的解释仍不能说服我，因为这些解释并未给予个性和潜意识足够的研究空间。猎巫事件激发着当时德国民众的狂热激情，也一直提醒我为巫罪中暗示的文化价值寻找有利的论述。这种猎巫的激情在整个社区中蔓延（最终也在女巫中蔓延）的原因仅是由于在16~17世纪的德国，人们将想象中的巫术视为具有决定生命的力量。

后来我发现，女巫散发出来的恐惧并不来源于死婴和产妇，而是来自于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简言之，来自它们所拥有的生命力。巫术破坏上帝赐予的庄稼，通过雷电、冰雹、霜雪、风雨、洪水、鼠患、虫害等灾害和其他各种手段破坏上帝的意旨。女巫尽其所能剥夺人们的食物、危害牲畜，伤害我们的邻居和亲属。在当时不甚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巫术产生的这些破坏令动荡的生活更为恐怖。在巫术的破坏下，婚期时常被推迟，因为，失去了收成和牲畜的家庭再也无力承担一场婚礼。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代，成为一个多子多福的“英雄母亲”是值得尊敬和荣耀的，可是一旦身处贫困，连绵不断地繁衍后代就意味着贫穷、疾病和对子女的拖累。当时的社会是如何组织婚姻形式？如何履行男婚女嫁的自然规律？在改革与反改革时代里，宗教在当时猎巫社会中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本书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因此，本书不仅是观察巫术的发展轨迹，而且会更深入探析巴洛克德国时期的艺术、文学、政治和宗教生活。

我试图研究的领域还包括在历史文献外的人类经验、幻想、忌妒、恐惧和表面上非历史学的母子关系。在本书中，我会论证人类生活中的这些因素同样是因果律中的历史因素，而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因素，就会对产生社会变革的原因的理解产生偏差。我同样希望读者另辟蹊径地看待这个未知世界。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信，如果你陷入忧思，恶魔就会现身并偷取

你的灵魂，同样天使也会在你的梦境或视野中出现。已有关于巫术研究的作品已经注意到受害者人数的分布问题、受害者的地理分布模式、巫罪的社会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等，本书也将涉及以上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部分仍是：在 200 多年前的这场骇人听闻的猎巫运动中，当时的人们针对无害的年老妇女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在这场运动中，人们的忌妒、信任和恐惧这几种情绪进行着微妙的变换。

14 年前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这项工作会如何改变我的生活，或者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人生历经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此期间我成了母亲，这令我感叹生命的神奇和美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到底拥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性别如何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平凡的语言是如何建立起人类早期那些惊人的关系？它让我对未来深思。我希望这本书能令你感受到代际的重要，在这更迭的代际旅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至今仍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着重大影响。我同样希望读者们认识到，在那个特殊时代中罹难的女人们，也曾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下。



## 铁匠铺的女巫

1623 年的上马斯特尔修道院。

黄昏时刻，如果你漫步穿过玛丽亚（Maria）大街，你会听到修道院钟塔传来的静谧祥和的钟声，但是马丁·汉德斯格（Martin Hundesinger）大宅外的舞者却丝毫不为美妙的钟声所动。她们在 9 月的收获季节里随着小提琴的弦声有节奏地旋转、驻足，当这场欢宴达到高潮时，一名年长妇女在牛棚悄悄驻足打量欢乐的舞者。突然，一名少女发现了她并大声尖叫：“滚出去！”可怜的干瘪老太婆急忙逃走。过了一小会儿，她又悄悄躲在牛棚前打探这难得一见的盛宴。很快，汉德斯格的妻子、房子的女主人向老太婆的方向快步走来。岁月的流逝似乎也带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仁慈情感，面对牛棚前的老太婆，汉德斯格太太终于战胜了恐惧和愤怒。仅仅在 8 个星期以前，当她路遇这个老巫婆的时候，她竟然给她下了诅咒——汉德斯格太太的一匹良种马即刻死于非命，另一头两岁的强壮小红公牛也莫名其妙地生了怪病，汉德斯格一家不得不把它处理掉。汉德斯格太太不愿承认这些怪事都是巫术的作用，可是，如果这不是巫术，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现在这个老巫婆又在她的奶牛棚那儿逛荡，谁知道她会不会下咒或者在草料上撒下些不干净的东西？汉德斯格太太忍耐到了极限，她大声责骂并把老太婆赶出门去。

这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公开的侮辱，当面的谩骂，到场的宾客和观众们目睹了这一切。“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太婆乌苏拉·戈登（Ursula Götz）被打上了女巫的烙印，她只能希望一场审判来辩白她并非女巫。这

场审判尽管蹉跎了4年的时间，可乌苏拉仍被判为女巫罪。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乌苏拉生长在一家铁匠铺里，她谙熟这周围的所有马匹的尺寸。她一直独身，与她鳏居的兄弟住在一起，她兄弟死了以后，她侄子继承了铁匠铺的同时也继承了她，她为她的侄子整理家务、看守房屋。在她侄子也成为了一名鳏夫之后，她替他照料女儿。她抚养的小姑娘健康漂亮，与姑奶奶一样，小姑娘的名字也叫做乌苏拉。

但是，这样宁静的时光并没持续太久。小乌苏拉刚满3岁，就生了一场怪病，整整9天不吃不喝，甚至左半身体也产生了麻痹症状，直至现在，小乌苏拉仍然不能自如活动手臂，也仍然不能走路。小乌苏拉的爸爸把这一切不幸的事都归罪到他姑姑的身上。肯定是这个可恶的老太婆造成了可爱女儿的残疾，或许是这老太婆在无人之际克扣了小姑娘的食物？

这是10年或20年前的乡村夜晚，接近晚饭的时间，在铁匠铺门口，理发师雅各布（Jacob）、维特波恩（Veit Brunnen）、乔治·戈登（Jerg Götz）父子凑在一起聊天。乌苏拉为那时已经鳏居的老戈登做饭。此刻晚饭已经备好，乌苏拉正招呼他进屋吃饭。老戈登显然被朋友们的聊天迷住，并没立刻进屋。突然，他们听到一阵恐怖的喧嚣声。听起来像所有的家畜都被重击到铁匠铺门前的大街上，又像一匹疯马拖拽着一架马车。但是谁也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这阵恐怖喧哗声过后，男人们都无心闲聊了，他们被这莫名的疯马和恐怖的声音搅得心神不安，这将预示着什么呢？

另一件事发生在距离乌苏拉被控女巫罪名10年前的狂欢节。在狂欢节前，乌苏拉的女仆沃德贝拉（Waldburga）因病不得不卧床休息3天。女仆的姐姐来接她回家。乌苏拉意图阻止：“何苦让她去那一个不得温饱的住处呢？”可是女仆的姐姐还是执意把妹妹送回了家。头一个周末，小姑娘央求妈妈给她烤一块蛋糕，她妈妈刚烤完蛋糕，乌苏拉就出现了，托着一盘德士风味小面包和切好的苹果片站在她对面，笑着说：“尝尝我做的这个。”

当可怜的乌苏拉在狂欢节被确定为女巫并被逐出户后，曾接受馈赠却仍处于病中的女仆立刻大哭起来：“快，快把乌苏拉做的这些东西扔出去

喂猫喂狗!”尽管这样，她的病也并不见好，一周后的周日，她的病情恶化，周一便去世了。

村长拘留了乌苏拉并记录下所有对她的指控，村长深知她不会轻易认罪。在证据面前，乌苏拉仍然倔强地表示“自己像琉璃一般纯洁善良”，并矢口否认所有的指控。村长建议他的上级，唯一的方法是让原告与她当堂对质，使她在事实面前无从抵赖。

后来这事件的进展出人意料。乌苏拉·戈登在酷刑威胁和严酷的罪犯审理面前欣然认罪，至少在这本流传至今的询问笔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在这份笔录中，她供述了大约 13 年前第一次与魔鬼范德林 (Litter Feather) 相遇的经过。穿着一身彩色农场雇农衣服的范德林悄悄来到她的床前，她惊愕地询问：“你要做什么？”而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来了。”一周后，她鬼使神差地同意了与他的性爱，做爱之后，她签下协议，成为魔鬼的女人。范德林送给她一种对人、马、猪、牛都有害的黑油膏。她也坦然供认，在圣烛节前夜，她混入铁匠铺的女人中，当人们围绕点燃的蜡烛祈祷家宅平安、远离恶魔侵扰之时，她却把小乌苏拉抱上床，本该祈颂平安的祝福，她却改换成一边默念恶魔的名字一边抚摸小姑娘的手臂，于是小乌苏拉就变成了废人。

面对众多受害者的指控，乌苏拉一一供认不讳。她甚至列出了一个清单，上面详细记载着她袭击过的不少于 88 只动物的皮毛颜色、主人和年纪。直至最后，她的供词中仍旧带着一种多年来在铁匠铺养成的泼妇色彩。她不仅招认了对小乌苏拉的伤害，也承认杀害了乌苏拉的母亲和乌苏拉的姐姐玛德琳 (Marielin)，当时她只是个 11 周的小婴儿。她必须吮吮幼儿血液来饲养那只拥有魔力的黑油膏，所以她把自己年幼的小侄女的血液完全吸干。

鉴于上马希塔尔地区修道院长老们仁慈的求情，乌苏拉·戈登得到了一些法外开恩：她被施以砍头处决，这相比活活烧死已经是极大的怜悯，死后她的尸体被焚化，与另外两名女巫在 1627 年消失在绝望的人间。

在德国西南部，依偎着多瑙河的小镇上马希塔尔的修道院中，这一幕乡村生活的景象不断上演。与乡村生活景象同时进行的是，在德国全民追杀女巫的时期，这样的景象在成百上千的村镇中不断重复。很难理解村民